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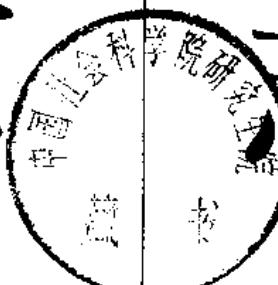
在文川网搜
docs.wenjian.net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购取更多好书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六十七號

據 民國周鈞英修 劉仞千纂
國二十四年 鉛本 影印

山東省

臨朐續志 (一)



成文出版社印行

Barcode
10107716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六十七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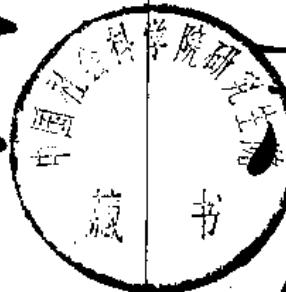
據 民國周鈞英修劉仞千纂
民國二十四年鉛本影印

山東省

臨朐

續志

(二)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107715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三月臺一版

臨朐續志

全二册

定價：新台幣 七二〇元正

發行人：黃成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正大印製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有所權版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docsriver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認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危艱，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為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為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為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為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競競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為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頽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為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科，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綬珊瑚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環循律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以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為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為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叙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為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假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隱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爲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爲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意思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 (9) 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 (10) 鄉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敍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業變遷的史實。
-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 (13) 風俗、節日、寺院、增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 (14) 少數民族如苗、猺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敍一敍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爲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且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可避免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澈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民國二十四年秋七月

臨朐續志

海青署

臨朐續志序

考臨朐縣志失修已五十年 鈞英於民國二十二年秋奉

命來宰是邦會 上憲令各縣續修縣志卽延邑內通學士劉仞
千等任編纂事於二十三年九月設處續修惟上令僅限四個月
卽展限亦不過兩月夫以五十年之事事物物甄采刪取必期於
短時歲事初心未嘗不竊難之 鈞英旣主縣政百務神勞又無暇
同諸君子切磋搜討心殊歉然未幾限滿劉君仞千纍纍抱十餘
冊來曰續志完全脫稿矣計共二十二卷請縣長審核并爲序弁
之簡端鈞英翻閱旣竟見夫發凡起例靡不根據史裁鑿鑿有徵
至若撰事取舍詳略亦均允當不圖五十年之鉅役竟能如限告

竣誠始願所不及此諸君子昕夕勞瘁可知矣竊念前縣令姚公在任六七年遺愛在民而於重修縣志一事至今縉紳先生談及猶追美功德於無窮鈞英武人也舍兵從政自愧精能弗逮今續志幸及鈞英在任而督其成俾得與姚公先後相映此豈僅一邑文獻之光哉卽鈞英亦與有榮焉耳以忝督修也誼不得以不文辭特挾贅數語用誌起訖云爾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二月臨朐縣縣長周鈞英序

序

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奉 民政廳令以奉

省府韓主席面諭令各縣續修縣志着造具預算章程呈核 仰適
供職縣府第五科掌理文書卽竭心力爲擬辦法並預算由科長
簽呈縣府經 周縣長提出縣政會議議決通過分呈

省府民財兩廳核示遵行去後越半年之久未奉批示及去年五月
奉民財兩廳會令頒布各縣續修縣志辦法十條着遵照規定另
編預算呈核卽經如示辦理候令照行憶當民國十三四年之間
曾與邑先輩馮德甫先生商榷修志事會遭匪亂未果自後仞奔
馳南北暇輒殫究史體時常掎摭古人著述疵累哆然譁於同道

或病持論過酷乃引刺人所以鑒已自解迨修志議起卽思有所
參預濟南省立圖書館館長王君獻唐故識也乃先申函王君詢
魯省志書以何縣體例爲最佳旋承見示並爲紹介濰縣陳鶴儕
丁稼民兩公謂正纂修濰志可與討論體例仍遵囑逕函請教先
爲商榷斷限體裁大君子虛懷樂善荷蒙剴切答覆娓娓千言歷
陳志書源流及應遵循之例雒誦回環欣如車得指南延至九月
修志預算奉 財政廳批准照辦仍不材蒙 周縣長謬采虛聲
俾總其事以邑績學士馬松操盧紹尼等四人輔之竊念匠作營
室基礎須審於先縫人裁衣尺寸無待於後况茲事體大操觚不
可無準的也取鑒平素所蓄擬具凡例目錄付印公佈遍給邑內

各同人審閱並郵寄濰縣陳丁二公斧政更簽呈縣府轉呈省
府及民財兩廳鑒核嗣先後奉到

憲令均稱妥適准備案飭卽依限完成時亦接到陳公鶴儕覆函
辱推三長夙擅一字未竄將凡例目錄寄還此續志在編纂前之
經過也自去年九月二十日設處纂修秋風寂案面面相覩五十
年之事事物物一無依據惆悵彷徨幾於無從着手因察所擬目
錄應取材於檔案者十之七取材於采訪者十之三特先急其所
重向縣府斷爛紙堆中求志料惟自清季入民國時越兩代兵燹
迭經朽斃敝架塵封霉漬一事尋根源動輒掀翻滿室襍被衣
服面目爲污吏胥伺至每蹙眉爲苦或覓一卷恆至數日不得有

時攜黝敗故牘纍纍歸以爲書某事可接續矣則羣相色然喜或一事首具矣而尾不完或首尾皆具矣而中斷祇得窮鱗搜隙輒轉訪覓務竟全乃已初素性褊急一管握手恨不一揮而就甚至飲食溲遺嘗嫌枉糜時諸同人激於初之奮力也俱晝夜無間苦心採撰甫三月而大體桷備各區采訪稿亦紛紛相寄根本既具枝葉易敷已將完成矣會以沮議聞雖中心憤懣至於極度而一語着墨仍必公必慎曾未敢稍雜意氣也尋思在昔司馬遷班孟堅劉知幾輩皆負良史才而俱不免謗毀僇辱初何人斯豈能噤衆口而免人議長短哉今竟如限竣事計爲圖五爲記二爲表三爲略十一爲列傳二共約十餘萬言昔舊志成邑前輩譚心一氏

曾著縣志訂補爲矯正纂修者之諸紕謬今續志成矣吾深願有
効譚心一氏之所爲者嗚乎范曄有言恥作文士文江淹有言修
史之難莫難於作志今而後吾知勉矣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一月

劉仞千序

附 用 索 二 元 一 一

docsriver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臨朐續志凡例

一自杜征南有發凡起例之創後人著述因之而史體尤宗其法方志亦古侯國之史也依樣標的義莫能外故作凡例

一自班孟堅著漢書遂開斷代成書之例臨朐舊志

即姚志以下稱舊志皆指此

成於清光緒十年此次續志應自光緒十一年接續編起時屬兩代針串一綫事爲舊志詳載者固未宜贅述但考范蔚宗著後漢書而百官祭祀諸志皆上溯至高祖而不從光武起今師其意間有追述既往而不斷代爲之者文貴相體未應拘泥

一近見各縣志書有稱總目爲志者不惟賓主相犯且有僭史之嫌茲依鄭樵所規改稱爲略略者舉其大概云

一自清光緒十一年至今共五十年事或舊志存而後無者如科貢倉儲之類或雖存而變易者如防汛而改警團科舉而變學校之類或舊志本無而今應補者如選舉學資氏族方言之類皆著其沿革隨時增益志既稱乘義不厭詳也

一舊志敍自往古僅列爲十六總目今只五十年已分總目爲十九曰縣圖曰大事記曰秩官表曰科貢表曰學資表曰疆域略曰建置略曰氏族略曰食貨略曰教育略曰選舉略曰防衛略曰禮俗略曰藝文略曰金石略曰方言略曰宦績列傳曰人物列傳曰雜記所繫子目統計共六十二事例以舊志或病詞費不知在昔政令有常人事較簡惟自清季入民國後截至今茲

政變頻仍條教棼如興革損益幾於月異而歲不同使非擴充志域新舊備書奚足以昭現代之信史昔司馬遷作史記上下二千年爲文共五十萬言而班固作漢書敍二百二十九年事卽成八十萬言張世偉曾以此論馬班優劣然細考之非馬故簡而班故繁也經緯不同義各有當也本志之繁蓋有不得不繁者存闕者其知之

一昔蘇子瞻爲表忠觀碑汪鈍翁撰睢州湯列婦旌門頌襲古不違當時公式大爲章實齋氏所譏緣條教制度事關一代公令文辭不妨點竄而制度必須從時反是則貌同心異勢必乖事實之眞茲於各種稱謂及附錄各法令章則皆根據時式原文

容或刪節而面目務存本來用彰故實

一史家記事訖如左氏之君子曰司馬遷之太史公曰班氏之贊曰范氏之論曰皆係篇後自抒所見茲仿鄭樵通志之例遇序事斷限處間加按語非好舞文也蓋不如此則眉目不清脈絡不完

一古有生傳之說歷考兩漢以下如李赤何蕃方山等傳司馬君實之范蜀公傳皆及其生存爲之但不可爲訓因人之藏否蓋棺或未必論定故生存者不書惟守土之官果有實德在民又婦人守節從一而終其已邀旌典或雖未旌獎而年例既符操守粹白則一生之責任已畢可無更俟沒身茲於宦績節孝雖

生存而循例書之以資激勸

一非史臣不應爲人立傳古人曾有此論然柳子厚引箋奏隸尚書以自解明歸震川則直言古作楚國先賢傳襄陽耆舊傳皆非蘭臺館閣之臣公羊穀梁亦未聞與左邱明同爲某國之史臣也此論出而記事之例始寬舊志於宦績人物標題不敢稱傳未免拘陋茲志官吏直作宦績列傳志德行儒林節孝等直作人物列傳

一傳志標端應書當時官爵但行文處不可泥論或依古稱或依俗稱要取序述之便如歸震川張元忠傳稱某知縣爲錢唐令洧南居士傳稱某知府爲某太守施愚山袁業泗傳稱按察使

布政使爲藩臬兩司此例求之作者實不一而足茲於傳志敍述亦本此意文中古今間稱如知縣稱令布按稱藩臬民國督辦簡稱督無非求免笨滯以期簡潔至於序人稱名各史列傳皆然例援自古胥非創筆也

一昔劉知幾著史通作采撰篇多譏往史據摭失實今一邑之小不比一國之大山水人物何難履迹遍訪但在外籍人爲之則戶庭而外未必具有眞知舊志主編者名爲知縣姚公其實假手於上元鄧蔣二氏以外籍之人撰臨朐之志當時采訪者既不遍於各鄉故於山水人物諸篇多所訛舛邑先輩譚心一氏著縣志訂補曾逐一發其謬妄此次續志各區俱延采訪凡屬

於政治變革固應根據檔案纂修至山水人物悉依采訪來稿撰之未必註所援據其山水一門爲舊志辨證尤多俗儒重耳之見庶藉以震其瞽惑焉

一方言一門非邑乘所重但左氏國語晉楚原有特殊在朐言朐亦方志所以稱方志也邑素乏小學家今倩時俊陳伯華氏撰方言一略不但補舊志之闕兼以著朐人啓口之眞未始非全書之特色也

一舊志之修起訖經三年之久官書既有康熙屠志可徵而私家著述又有傅氏之昌國鯀艎張氏之臨朐編年錄更參以清咸豐間安邱劉氏所修之青州府志左右逢源載筆自易爲力今

檔案多殘缺不完私門著述僅有譚心一氏之縣志訂補此外
文獻闕然毫無所憑又時期只限四個月絕少從容纂輯之暇
惟特勤蒐博諮昕夕無懈及各同仁殷殷相助豐遺志材始克
如期竣事志成計約十餘萬言挂漏舛錯恐所難免邦人君子
幸垂察焉

臨朐續志凡例終

臨朐續志目錄

卷一之二

縣圖 大事記

卷三之五

秩官表 科貢表 學資表

卷六之七

疆域略六七

卷八之九

建置略 氏族略

卷十之十一

食貨略

十一

卷十二之十四

教育略 選舉略 防衛略

卷十五之十六

禮俗略

藝文略

卷十七之十八

金石略 方言略

卷十九之二十

宦績列傳 人物列傳

卷二十一之二十二

人物列傳 雜記

古今圖書集成

一〇

青島俊德昌南紙印刷局

docsriver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臨朐續志與修職員姓名

臨朐縣長兼督修周鈞英

河北人

臨朐縣政府第三科科長兼監修陳濡曾
全上
臨朐縣政府第五科科長兼協修劉志曾
全上
總纂劉仞千全上

分纂馬康侯

全上

全上盧紹尼

全上

全上程墨齋

全上

事務員高海青

全上

第一區 采訪員譚功臣全上

全名上陳子臨全上

譽采訪員陳模山全上

全上譚乙山全上

全上孫蔚堂全上

全上程魁三全上

全上馬光軒全上

第2區 采訪員趙俊卿全上

全上崔端甫全上

名譽采訪員陳伯華全上